

其实,这片土地我早就想来,为什么呢?我想无外乎有三:一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文艺工作者执着的追求和邀请;二是我对于这片土地的偏远、荒凉和山高路险有着本能的探秘和猎奇;第三是因为我在去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精神有些压抑,很想出来走走,尤其是到靠近灾区的这些地方。而镇巴,又是我在陕南地区唯一没有到过的地方。所以,挤出时间,我和我的朋友们就成行了镇巴。

今天看来,我能在真正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小县城里做客并和朋友们欢聚一堂,实感久违的兴奋和荣光。

我生性木讷,不善言谈。但既然来了,即便是赶鸭子上架,我也要说一说心里话,说一说我的感受和见识。镇巴,实在是高,但我是山里人,土生土长的山里人,我不畏惧。路,确实有点长,但我不后悔,因为我知道,路的尽头总有一片天吧!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究竟翻了几座山,过了几道梁,下了几面坡,我没有记忆,但凭感悟和我多年来的经验判断,凡到峰回路转、沟壑争奇、山脉最长的地方,那一定是山环水抱、人杰地灵的繁衍之地。每每如此,我总会认定,此行的目的地就要到了。

镇巴,曾多次被文友们提起的镇巴,我们终于成行,也终于投身于她的怀抱。

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山大沟深的山区县,这个关山重重,几乎与世隔绝的“凄凉地”,怎么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呢?短短几年时间,就把个东汉名将的封地班城建设得这么俊俏?这么美丽而富饶?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坚信,这么小巧玲珑,这么新颖别致,这么美轮美奂的大手笔,一定是出自于这里的决策者们务本求实,开拓创新,科学发展的智慧结晶。应该不容置疑。

在这个县城徜徉,真正

去昆山,是冲着亭林公园、周庄古色古香的文化大餐,没想到昆山奥灶面成了我此行的物质享受。

相传,乾隆当年下江南途经昆山,一人微服私访,晌午时分行至昆山半山桥堍附近时,忽觉饥肠辘辘,恰巧碰见一老姬在村前农家土灶台前操勺烧面。灶台龊龊,污浊不堪。乾隆饥不择食,讨吃一碗。没想到风味别具,吃得龙颜大悦,随即御赐“奥灶”。“奥灶”二字源于昆山土语“磨槽”(龊龊)两字谐音,意为“奥妙在灶头之上”。

刚到昆山,先去居所靠近的积淀着厚重姑苏文化底蕴的亭林公园。园内“昆山三宝”:洁白如雪的琼花、含羞欲放的并蒂莲、雅致灵秀的昆石,令我回味无穷,喜形于色。文友见了,高兴地问,不虚此行吧?我连连点头。又说,奥灶馆就在公园附近。我奇怪,什么奥灶?

文友说:“是面馆,奥灶面,昆山特色呢!”我不以为然,面条而已,见得多了。文友则热情邀请去尝一下。我对口味之福向来无趣,敷衍说,以后吧,明天去周庄。文友呵呵笑,不去会后悔。就带着一身累打道回府了。

第二天,阴雨,不便游周庄。只身去书店,淘书。看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很入迷,待到饥肠抗议,才发觉12点多了。书再好,饭是要吃的。转念间,竟想到了奥灶馆。

一路走来,只一家面馆,看来是专利特色。脚步也轻快起来。来到馆前,只见奥灶馆,碧瓦朱甍,雕梁画栋,飞檐斗拱,长廊回旋的宫殿式小庭院,门前招牌赭红,“奥灶馆”黑字醒目,在两侧大红灯笼摇曳下格外深沉。在外就远见,里面有楼层,楼梯口也是同样招牌,只是小些。店小二来回穿梭招呼,顾



袁天胜

客座无虚席,热浪阵阵从店内往外涌出,多少年前奥灶馆的经营情景浮想脑际。我直奔服务台说,来碗奥灶面。服务员问,几交的?我不解,什么几交?她指指头顶上方悬挂的牌子。上书:双交面 16元、叁交面 18元、肆交面 20元,交头品种:卤鸭、爆鱼、牛肉、炒素、雪菜肉丝。几交就选几种交头。我不假思索,肆交面。拿了票,一张印有“百年老店奥灶馆”字样和流光溢彩的奥灶馆夜景图票。票被撕角,迈步进右侧厅堂,屏风当中隔开东西,东为小方桌,西为圆桌。东边每桌都有人,吃得投入。味溜之声偶或入耳,我竟口舌生津。我的也来了,一碗海碗面,一盘交头。面条碗,汤色绯红,厚稠黏浓,芳香四溢,碧绿蒜叶点缀其间。交头盘,爆油大块鱼、素色大块鸭肉、牛肉片、雪菜肉丝依次排开。先喝口汤,微甜,芳香,鲜鲜的,醇醇的,热热地从嘴到肚,味道不变。再吃口面,精细面,十分劲道,绵绵软软,爽爽滑滑下肚,口感隽永。咬口鸭肉,味道纯正,鲜嫩爽口;尝口爆鱼,口齿生香;肉丝、牛肉味道一般。回味间,见旁座母子俩,一人面前一碗,迥然不同:儿子是红汤爆鱼面,面条细白,汤色酱红;母亲是白汤卤鸭面,白面白汤。票也跟我不同,深红纸片书“喜面”二字。看我疑惑的样子。那儿子说,你是过桥面,贵些,我们是喜面。为什么?我仍不解。那母亲说,九点之前是喜面,两个交头,10元;九点后叫过桥面,贵些。平常人家做喜事多买点,每客一张这样的喜面票,够排场呢!

兴趣使然,我问,味道怎么香呢?那母亲微微一笑,有十几种香料和中药呢!未及我再问,又说,奥灶面有“五热”,就是碗热、汤热、油热、面热、交头热,就是数九寒天,照样让你吃得冒汗。那鸭和鱼呢?我迫不及待。那儿子抢答,鸭是我们昆山麻鸭,鱼是淡水湖青鱼。传统的昆山奥灶面就是以红油爆鱼面和白汤卤鸭面最为著名呢!听了,感觉奥灶面跟昆山的这对母子一样热情。

忽然想起文友的话来,来昆山不来奥灶馆吃面,就跟去北京不吃全聚德烤鸭一样。

心香一瓣

寄语镇巴民歌

贾平凹



和率先突破的崛起,她的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和公益性文化事业为什么能够捷足先登,异军突起?我不得而知,但却发人深省。可以想象,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文化积淀,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支持作坚强后盾,没有一个县(区)的执政者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务实精神,恐怕是书斋默默,永远地付之东流而茫茫吧!

但是,《镇巴民歌总汇》摆在了我的案头。

那就浮浅地说一说镇巴民歌吧!

首先是环境。众所周知,我们陕西,也就是三秦大地,在文化领

域尤其是民间文化领域,除去关中的秦腔,也就是陕北和陕南的民歌登上了大雅之堂。这里,单就民歌而言,我们可以视秦岭为分水岭。而陕北的苍凉、广袤和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确实导致了陕北民歌的粗犷、豪放,甚至是声嘶力竭的吼腔。这有点像“秦腔”和“老腔”。而陕南呢,我的理解是,由于山的雄奇和沟壑的纵横,水的奔流和植被的丰茂,长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所积累的民歌,一定是富有山的雄浑,水的阴柔,其歌声肯定是缠绵、温馨,极具浪漫之情。所以,它不会是《走西口》那么悲凄而苍凉,也不会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么高亢而铿锵;陕南的民歌,在环境的制约下,有的峰回路转,似黄钟大吕;有的轻柔缠绵,似涓涓细流,这就形成了陕南民歌和陕北民歌各自的独特风格。就是这种灿烂而独特的风格使它们各自登上了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高殿堂,双双成为“国保”。



西柏坡一景

和一棵树站在一起(外一首)

王耀东

也许是一种机缘的巧合
我又站在一棵大树的身边
左看右看
是不是一对兄弟

默默的样子
像在思考什么
那满树的伤疤
藏在枝叶底下
是有风动的时候
它才显露一下

我抚摸它隐隐作痛的地方
而它泰然自若
不说原由
不作描述
不作解答

它把果实自信地举在头上
默默无语
我发现
在最初脚下
最早拱出土面的是一地苦菜
是它捧着满天的雨水
珍珠一样
向大地上洒落

我也把腰挺起来
亲近地靠在它的躯体下
它也乐了
哗啦啦地鼓起掌来

我是一尾鱼

冲上去

对此,我表示由衷的祝愿,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是为陕西,也为这片热土。

其次是人。我多次说过,是环境造就了人,同样,环境也造就了文学。文学这东西,它和环境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像踢足球,中国为什么很难入围,而德国那些国家一踢就进,其原因,是他们始终是在一条线上踢球。其本质呢?还是人。当然,唱民歌不需要足球队员那么好的身体素质,但歌手的精神风貌和对于艰苦环境下的一种抗争,一种不愿向命运低头的民族精神,不论是爱情歌曲、劳动号子还是众多的红色歌谣,它们无不都是祖祖辈辈的劳动人民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种理想的人文精神和生活积累。同样,它们也无不证明了这些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数千年来

的传承与民族精髓。

这就是镇巴民歌镇巴人。也就是镇巴精神的一种诠释和佐证。粗浅的认识,馈赠于这片土地。目的是为了感谢这片土地上的普通文艺工作者和最基层的民间艺人们为我们奉献出这么厚实的文明成果。也感谢这片土地上的执政者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厚爱,尤其是执政者们对于本土文化和本土文化人的那份偏爱和实诚。

镇巴民歌,民歌的海洋。有了雨露,她一定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宽舒的传承和不尽的光大。

我没到过西柏坡,只是因为朋友邀请,不久后将要去,而对西柏坡充满了兴趣,因此也只能先在纸上谈淡了。

众所周知,现在的西柏坡革命遗址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进北京之前的那个西柏坡村了,此坡非彼坡了。那个西柏坡,因为毛主席的一句关于“糖衣炮弹”的论述而著名,又因为要解决老百姓的吃水问题被没顶,沉没在千尺水底,成为巍然丰碑;而恰恰是因为这两点,我热爱西柏坡。

西柏坡时期穿着土灰色军装的革命领导人们是多么的年轻、俭朴、精明强干、英姿飒爽啊!他们满怀远大理想,要

为全中国人民谋福利;他们怀抱打碎一切腐败罪恶的旧制度、建立光明灿烂的新社会之坚定信念,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旧中国发起最后的攻击。西柏坡就是最后的那块起跳板。

我如果也长于那个时代,我肯定是热血沸腾地追随他们的一员,一定会千里迢迢投奔光明,像我的父母兄长们一样。毛泽东在西柏坡村的时候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被打败仗。”(《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可惜轮到我们现在的一些干部了,拿枪的敌人没见过,

拿糖衣炮弹的“朋友”倒是很熟络。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属于当年的共产党了。可他们是谁呢?

莫不是毛主席的一语成谶。那糖衣炮弹,不仅被我们的某些干部们堂而皇之之中了弹吞了下去,还成为执政党内某些人互相发来发去的有力招数。弹体越来越大,重量越来越高,只见天空中

糖衣炮弹飞来飞去!有的干部上千万上亿的“炮弹”都敢接,不但要接,还主动索取。

1955年,中国共产党执政5年的时候,平山县为了治理滹沱河,解决当地人民吃水用水的问题,准备修水库,需要拦住几座山,淹几个村子,其中就包括西柏坡村。那是中国共产党走出大山走向全中国的出发地,是重要的革命遗址。报告打到党中央。须知,连老百姓都认为祖屋被淹是没顶之灾,何况那么重要的革命遗址呢?

可是不久,党中央就同意并批准了这个水库项目。同时要求把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旧址及西柏坡村一起搬迁,并提出对旧址修缮、展品搜集、举办陈列展览的意见。

1958年3月,岗南水库正式开工。几经中断,于1969年竣工。水库建成以后,极大地减轻了下游的灾害程度,并且肩负起了向省会石家庄市供水和向西柏坡电厂供水的任务。

我非常想去西柏坡,去看望惨了水之前的真正的革命理想主义者。

牵挂

梁剑章



母亲越来越老了。母亲的背部深深地弯了下去,几近形成一个九十度的弓。那张弓紧紧地扣在她的身上,把这个曾经1.70米的人压低了1/3。母亲就这样在这张弓下踉蹌着,颤颤的步履,缓缓的动作,用尽全力在做着她力所能及的事情。母亲已经历了人生的80岁月。

出嫁前母亲是一位大家闺秀,这得益于外公家在那个古老的村庄是个十分富裕的家境。从来玉女多薄命。母亲出嫁后仅仅几年,就在我刚满3岁,弟弟还不满周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了妻儿老小。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度过了那一段辛酸而艰难的岁月。

我是家中长子,曾经在我之前在母腹中失去两个幼儿的母亲对我格外疼爱。幼时我的身体孱弱,母亲用农村的小拉车一次次拉着我到医院看病。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和爷爷挤下一点点口粮,精心哺育着两个孩子。参加工作后我住单身宿舍,每星期回来一次,母亲知道我爱吃面条,便早早擀好面条等着我回来下锅。星期天,母亲蒸上一大锅饼子,让我带回单位吃上一星期。而后我和弟弟的婚事,以及她膝下的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是由她日夜操劳,一步步带大。

我和弟弟长大了,如今,我们都当上了公公,弟弟还做了爷爷。然而母亲却在岁月的流逝中一年年的老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融入了一位善良母亲对儿女们的深深牵挂。

母亲的腰疼病据说是生育时落下的。那时,农村生活条件差,女人产后就要下地干家务。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腰疼渐渐严重,慢慢地腰越来越直不起来。久之,便深深地弯了下去。记得有一次母亲腰疼得厉害,我试着为母亲按摩一下。当我的手指触及到老人那高高隆起的骨骼时,我的内心一阵阵地愧疚和不安,眼泪止不住潸然而下。庆幸的是,母亲的腰间盘突出虽厉害,但身体素质尚好。去年夏天,我带母亲到医院做身体检查,一位健谈的中年医师夸奖说:“老太太,心脏像60岁的,好好活着吧。”回来后着实让母亲高兴了一阵子。

近年来,频繁出差总是与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些年出门,母亲总是左叮咛右嘱咐,一个母亲对儿女的牵挂时时萦绕在她的心头。后来老人年纪大了,每逢远行,我总能望到母亲那依依不舍、深深期待的眼神。母亲又是极通情达理的人,不愿让这种期待影响儿子的事业,对于我出差前小心翼翼的汇报,母亲总是说,去吧,别惦记我,穿厚点,别冻着。即使到炎热的南方,老人家也是这句话。对于地理概念模糊的老人,我能深深体会到她老人家内心的那种种期盼。

我深知,我不是个孝子,甚至连起码的孝行都做不到,也许为此我会深深地自责一生,愧疚一生。但我还是祝愿我伟大而善良的母亲平安、健康、长寿。

朝花夕拾

火、防盗功能,然而院落与院落之间又彼此相通,隔而不死,浑然一体。

村里所有的庭院不仅有着八号院同样的布局构造,还都深藏着和八号院相似的经历和故事。他们在久远的岁月中遗失了自己的记忆,让后来者费尽心思也无法复原。

在每个院落的大门口两侧地上,有鼓形或狮子形的建筑构件,文官的家门前是一对石鼓,武官家门前是一对石狮。人们凭鼓和狮子就能判别文臣武将的住宅。门第的大小和高低决定着石鼓石狮的大小和精美程度,自古流传的门当户对的典故亦源于此。

门当向下延伸就是台阶,台阶的两旁是两个对称分布的四方形的石质台子,俗称上马石,主人上马时依靠这两个上马石上马,而上马石的大小同样透露主人的身份地位。

在一个雕龙画凤如今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院落,生活着一对不愿离去的老年夫妇,他们相守 in 祖辈留下的村落里,寻找属于他们内心的安宁。留在门上的春

联极有意思,平常的书法、普普通通的现已发白的红纸上写着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休做友效梅傲霜 莫虚情学竹虚心。这样的春联有励志意味却远离说教,一看让人过目不忘。两句话简明了地道出为人处世之真谛。

只有这一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却颓废荒芜的建筑让我感动,它有血有肉,透射并且传承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我想即便老两口一辈子没有迈出村落一步,没有上过一天学,一旦他们需要和外界接触,需要待人接物,他们不会手忙脚乱,不会方寸大乱,而会落落大方,不落后人。他们的祖先不仅给他们留下了大宅子,还留下了滋养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们的内心是饱满的,充盈的,润湿的。就在离去的刹那,远远望去,村落更像是被时光抛弃,孤零零的站在岁月的浪潮里,任无尽的光阴从他们身上碾过。但村落却用沉默告诉我们:建筑可以残破,宅子可以荒芜,历史可以掩埋,文化却在传承。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作家采风专稿之七

魏家坡民居

戴晓云



魏家坡民居位于河南省孟津县魏家坡,被河南省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魏家坡民居,系清代古建筑村落遗存。该遗址现保留300余年的历史古建筑,其中街道2条,清代古建筑宅院10余处,祠堂家庙1处,数处天井式窑院。古宅多为三进式宅院,均有门楼、二门、过堂、厢房、上房等,建筑多为砖木结构,保存完好,形制完整。宅内建筑存有大量的雕花影壁、木匾、望柱等砖雕、木雕,是豫西地区罕见一处保存完整的古建筑民俗村落。

驱车来到现场,见到的完全不是深宅大院的宏伟壮丽,而是岁月沧桑中的破败和荒凉。一眼望去,

几乎没有人居住的迹象,在阳光的照耀下,村子更加荒寂和落寞。只有民居本身是历史的见证者,吸引着我们这群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沿着老街进村,大户人家的气派在街道和村落的整体布局上显现出来。街道在当年绝对谈得上宽阔,村落明显有整体规划,村落的房屋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而决不会旁逸斜出,不管远看还是近观,都像是一个整体。即便几百年过去,村落多少经过大小改造,也能看出当年的匠心独运。

据留在村里的老人介绍,明末分神路、主人路、仆人路,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随处可见。各院落都如一个自由自在的小天地,既拥有自己的偏门秘道,又具备齐全的排水、防

族最多时达230余口人,先后出过4名诰命夫人、26名七品以上官员,成为中州名门望族。到咸丰年间,卫氏家族逐渐衰落。

有个被称为八号院的院落,这样书写着它的兴盛衰败:建造于清道光年间,虽在街北,但在南院,民国年间易主于卫兆魁之祖。此院原主卫万斤任千总、修职郎、三川同,属五品官。该院保持完好,嵌间雕壮阳,柱侧雕龙六条,“望重折街”匾原悬于大门外,厅前匾书“慈得春永”。

八号院院为三进院落,其间又分神路、主人路、仆人路,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随处可见。各院落都如一个自由自在的小天地,既拥有自己的偏门秘道,又具备齐全的排水、防